

18世纪法国戏剧中的

中国形象研究

罗
湉
著



C H I N E T H É Â T R A L E
E N F R A N C E
A U X V I I I ^e S I È C L E

中法文学关系
研究丛书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母爱的教育

母爱的教育

卷一



Child-rearing
The Education of
Motherly Love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母爱的教育
卷一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8世纪法国戏剧中的 中国形象研究

罗
活
著



C H I N E T H É Â T R A L E
E N F R A N C E
A U X V I I I ^e S I È C L E

中法文学关系
研究丛书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世纪法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罗焱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0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4935-2

I. ①18… II. ①罗… III. ①戏剧研究—法国—18世纪 IV. ①J8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1921号

书 名: 18世纪法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著作责任者: 罗 焱 著

责任编辑: 初艳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935-2/I·281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alice1979pku@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0.5印张 367千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总序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的文章。写那篇东西的目的，一是为了回应国际上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消解论”，二是为愈来愈被边缘化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正名。《北京大学学报》刊发此文时附有如下“摘要”：

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的学科，只要文化交流一天不停止，比较文学就没有被“消解”的理由。作为这门学科最原初的研究领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学科中的地位曾大起大落，至今仍在某些地区、某些学者中受到轻视。然而，它一直在反思中前进，它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引入了问题意识，引入了文学批评的精神。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维系着本学科的身份与根本，它过去是，今天与未来也应是本学科最基本、最主要的研究内容。

这个颇有些“檄文”味道的“摘要”，是我应编辑部要求而自拟的。我在这里重新引用它，皆因它概括了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而末尾几句，尤其点明了策划这一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的基本立意。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摇旗呐喊。不过，毕竟是人微言轻，虽聊胜于无，却很难有大的反响。面对外部世界热闹非凡的大环境，面对人们求新求变求大的普遍心态，面对电视台、广告牌里充斥着“闪亮登场”“华丽转身”“震撼推出”一类的夸张表述，那些希冀被人仰视、受人推崇、轻而易举地就能占据学术制高点的种种举动就都变得不难理解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具体到中国而言，更多的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则没有这般显赫、亮丽的外表，更没有这个时代人们竞相追逐的高回报率。它要求研究者屁股坐下来，老老实实从梳理资料开始，从认真阅读文本开始，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点点滴滴地积累和建构起足以支撑一个课题研究的宽广的知识场。不仅如此，它还要求研究者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批评意识，质疑现象，提出问题，探幽索微，揭示本质。这是何等清苦而寂寞的过程！在凡事都讲效率、讲性价比的当今世界，又有多少人愿意承受这般的冷清和辛劳？但我很庆幸，在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

文化研究所执教的二十年时间里,有一群学生愿意与我一样,做这个一点都不“华丽”、更不“震撼”的基础性工作。这是我的幸事,更是学科的幸福。

如今他们已成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里。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在忙碌的教学、科研、学术活动中依然没有丢弃如此需要时间、需要砥砺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有了一群人在踏踏实实地做,在课堂上讲,在研讨会上谈,在文章中写,再去指导他们的学生……这就变成了一种既成事实。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远胜过千言万语的论证和宣传,它让本学科最基础、最本质、最核心的研究方向得以发扬,得以光大,得以传承。

这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就是专为他们设计的。我希望借此平台展示他们的研究,向学界推荐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在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丰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而之所以使用了限定词“中法”,则是受我本人研究范围所限。我是专治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生们也就大多沿袭了此一方向。当然,如有可能,我也希望未来能推出其他双边或多边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来。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和法兰西是两个响亮且诱人的名字。这两个文化大国,各自以其璀璨的文化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彼此都对对方产生过积极、深远的影响,又都从对方那里汲取了有益的成分来革新、滋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使其生生不息。这样一部丰富、瑰丽的历史,为中法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研究对象与视角。

本丛书没有愧对这样的多姿多彩,它的选目及作者同样也异彩纷呈:入选本丛书的所有论著,都是作者们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丛书的作者既有中国人,也有法国人;他们的论文既有在北大答辩的,也有在巴黎四大答辩的,其中有一些是在中法双方导师合作指导下完成的。丛书涉及的内容不仅是中法文化、文学间双向的对话、接受、互视、互补,而且横跨了数个世纪,涵盖了整整一部中法文化交流史:从两国间文化交流滥觞的17、18世纪,直至交流已成定势、成共识的21世纪。所处理的文本则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除了戏剧、小说、诗歌外,也不乏难以归类的记游作品、报纸杂志,甚至一切可冠之以“文”的材料……同样纷繁多样的还有作者们的研究方向:翻译研究、形象研究、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不一而足。而且往往在同一部著述中,又数个方向并存,彼此切换

勾连照应。

尽管有这般的千差万别,本丛书的著述仍然有着许多共通之处。首先是作者们的研究和立论都建立在第一手中西文资料的基础上。说到这一点,或许应特别指出,不管他们最终在哪里答辩,作者们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都曾在中国政府或法国政府的资助下,远赴对象国搜集资料、实地考察,呼吸异国的精神文化空气,切身感悟异国的文化氛围。其次是所有的论著都是个案研究。这就保证了这批年轻的学者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建构起相应的知识场,尽可能地穷尽相关资料,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成果的原创性、科学性。但这些从小处入手的研究,却不乏大的抱负。我们可以看到,入选的每一本书都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文学史关怀。研究中国文学流播法国的作者,汲汲于讨论中国文化因子、元素,为何和怎样参与了法国文学的变革;处理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作者,则念念不忘探讨法国文学、文化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作用。一国文学,因为与异文学的相遇、交流、对话而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比较文学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作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从而也就丰富甚至改写了接受国的文学史。由此牵连出的,是作者们对变化过程的重视。而在这种对过程的描述和讨论中,文学史就必然与思想史、心态史、社会史,甚至经贸史、外交史相交叉、相关照、相联系。如此宽广的研究场域才保证了他们可以进而去探讨接受国的观念是如何在与异文化的对话、对质中渐变、革新的。不仅如此,这些年轻的比较学者们还有更高远的追求。他们知道:一国文学在异国的译介、传播、接受,不仅在时间上延续了原著的艺术生命,而且在空间上也由于跨文化变异而赋予了原著以新的意义。所有这些,都必将进入我们称之为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所以说到底,他们瞄准的是书写世界文学史。

以上这些共通点,既有对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继承,更体现出了作者们对方法论变革的自觉。我在“摘要”中强调的那些最根本的变化,完全可以引这些著述为证。令人欣喜的是,作者们并没有“鹦鹉学舌”般地照搬各种新概念、新理论,而是将一切适用的东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研究中,并且以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再去补充和完善现存的理论和方法。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变革实践的参与者、亲历者,更是变革历史的建构者、书写者。这对他们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而历史——中国的、法国的、世界的比较文学历史,不是已经在变革的事实中铭记下了这些参与者、书写者们的奉献?

入选本丛书的所有著述,无一例外,都是作者们生平的第一本专著,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初出道者的特点:略显稚嫩,多少未脱博士论文特有的“学究味”,分析和探讨也都还有向纵深拓展的余地。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是“成长中的烦恼”。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们必定会“天天向上”。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2014年是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两国举行了多种纪念活动。我们选择此时推出这套丛书,自然是希望沾一点欢庆的喜气,同时也为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送上我们比较学者的祝福。为了能让这套丛书按时出版,北大出版社外语编辑部主任张冰、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专员易杰(Nicolas Idier)及其助手张艳、本丛书责编初艳红等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了我们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帮助,我谨代表丛书的各位作者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为专治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比较学者,能在古稀之年推出这样一套丛书并为之作序,实在是我此生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幸福!

是为序。

孟华

2014年10月10日写于京西

插图目录

- 图 1 《安吉莉卡》，歌剧《罗兰》主人公(法国国家图书馆歌剧院分馆)/36
- 图 2 《中国水手》，歌剧《罗兰》人物服饰，博盖(Boquet)设计(法国国家图书馆歌剧院分馆)/36
- 图 3、图 4 《中国芭蕾》婚礼篇服装，艾纳林(Ernellin)设计，1773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歌剧院分馆)/150
- 图 5 《巴努日在灯笼岛》布景设计/191
- 图 6 18 世纪被称作凯旋门的广州牌楼/202
- 图 7 华托绘，布歇镌刻：《中国女尼》(法国国家图书馆)/226
- 图 8 《雅各·巴斯塔龙(Jacques Bastaron)身穿中国人偶装坐在轿子中》，《中国国王假面舞会》服装，1700 年于马里(Marly)御前演出，让·贝兰(Jean Berain II)设计，毛笔绘制，中国水墨/水彩画/231
- 图 9 《中国仪仗队服饰》，《中国国王假面舞会》服装，1700 年于马里(Marly)御前演出，让·贝兰设计，毛笔绘制，中国水墨/水彩画/231
- 图 10 《中国官员服装》，让·贝兰设计(法国国家图书馆歌剧院分馆)/236
- 图 11 《中国舞者》，让·贝兰设计(法国国家图书馆歌剧院分馆)/236
- 图 12、图 13 《中国服装》，博盖设计风格(法国国家图书馆歌剧院分馆)/237
- 图 14 《中国男女服饰》，博盖设计，水粉草图(法国国家图书馆歌剧院分馆)/237
- 图 15 《鞑靼男女服装》，博盖设计(法国国家图书馆歌剧院分馆)/237
- 图 16 《官员，中国》，伊波利特·巴利盖(Hippolyte Pariquet)根据一幅中国绘画设计，1780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歌剧院分馆)/239
- 图 17 《中国孤儿》中伊达梅的服装，见《法国服饰手册第 20 卷，1779 年的时尚服装系列》(*Cahier de Costumes francaises, 20^e, suite d' Habillements à la mode 1779*)，王子们御用服装师萨拉赞(Sarrazin)绘制，杜班(Dupin)镌刻(法兰西剧院图书馆)/241
- 图 18 《中国孤儿》，扮演伊达梅的洛谷儿小姐(Raucourt)和扮演张惕的布利扎尔(Brisard)，根据 Fesch et Whirsker 的图片雕版(法兰西剧院图书馆)/241

图 19 《中国孤儿》中成吉思汗装扮的勒甘, 勒莱斯克(Leresque)镌刻(法兰西剧院图书馆)/243

图 20 伏尔泰《中国孤儿》中成吉思汗装扮的勒甘, Gouache de Fesch(法兰西剧院图书馆)/243

图 21 《中国孤儿》中张惕的服饰, 大约 1778—1804 年间, 领口、袖口都为白麻布(法兰西剧院图书馆)/243

引 言

中国在法国人眼中到底是什么形象？提出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需要多少学术修养，它是如此平凡常见，街头巷尾中、老幼妇孺间，都可能听到类似的疑问。然而这种疑惑，因为可以生发于普通百姓，却正好说明它触及了一般民众的心理，蕴含了人类社会多数个体自我认知过程中的好奇心与困惑感。人类在成长过程中，总是不断地在他人的反应中进行自我认知、判断与调适。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镜子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于个体的成长，也作用于文化的发展。任何文化都免不了与他者文化相遇、碰撞，彼此产生各种层次上的看法或成见。异域文化于是成为观察自我的镜子，提供了更新、修正自我认知的良机。这种现象在近代以后的中国尤其具有代表性。晚清以来，国人无法抗拒西方文化的涌入，主动或被动地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优劣，将自我放置在世界文化格局中进行价值的再次判断，自我形象的定义在不断更新。然而，类似“他者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的疑问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随着国家间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接触的迅猛增长而愈发尖锐，疑问者也从18世纪末以来的知识阶层普及到了并非以精英自居的广阔民间。随着中外民间个体性接触日趋频繁，与政府机构间的交往并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清晰地勾勒出他国社会集体意识中的“我们”到底如何萌发成型。问题与当代中国息息相关，揭开疑问的钥匙或许却要到历史中去找寻。

中西交通史上，法兰西对中国的关注既早，角度也很是多元。中国风格的绘画、瓷器、漆物、玩偶早已成为法国风雅生活不可或缺的艺术点缀；教育良好的阶层，即便未曾专攻汉学，也常常就孔孟思想、老庄哲学侃侃而谈。然而，倘若国人就此沾沾自喜，相信法兰西对中华文化满怀敬意，又未免过于乐观。在法国人眼中，至少并存着两类中国形象：一是专著典籍中记述的传统文化，二是面目鲜活的现实中国。事实上，这两种形象时常发生错位，而在法兰西缠绵的文化异国恋中似乎难以寻觅当下中国的身影。如果据此又认为，文字记载的中国形象与现实的中国形象完全脱节，毫不相干，却又过于简单化。传统想象与现实认知之间尽管落差巨

大,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中国形象之源头既非只有单一泉眼,也并非死水一潭,凝滞不变。唯有了解中国形象构成的丰富来源,理清错综水道的脉络流向,才可能从根本上了解数百年来法国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起源与发展逻辑。

欧洲大陆虽早已知晓中华帝国的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关注与交往却始于 17 世纪晚期。随着西方工业水平的大幅提高,欧洲航海技术逐渐发达,东西交通日趋便利。穿梭不停的商船满载而归的并非只有中国的财富与艺术品,也带回了种类繁杂、数量众多的文化信息。搭乘商船频繁往返于欧亚之间的并非只有逐利的商人,也有目标各异的外交官、探险家、传教士,等等。其中许多人或有意或无意地充当起信息的搜集与传递者,成为事实上的中法文化交流使者。随着远游者的归来,难以计数的日记、游记、翻译作品、报刊文章在法国陆续公开出版,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不同形式的反应。这种文化冲击的频率与广度尤以 18 世纪为甚。在那个法国引以为豪的文明盛世,一个改变了人类发展步伐的启蒙时代,在一个发现远方文明、发现欧洲中心之外的他者异质文化的繁荣时代,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满怀好奇地彼此相遇。法国对中国的观察与认知涉及社会文化的诸多层面,在多重文化领域激发出蓬勃活跃的生命力,衍生出变幻多姿的社会理念、哲学思考与文艺创作。18 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内容是如此丰富,无怪乎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关注。

18 世纪中法关系研究论述众多,成就斐然,难以逐一列举。此处仅以几部重要作品为例。毕诺(Pinot Virgile)《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1640—1740》(*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高迪埃(Henri Cordier)《18 世纪汉学研究史杂谈》(*Fragments d'une histoire des études chinoises au XVIII^e siècle*)、利奇温(Adolph Reichwein)《18 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马蒂诺(P. Martino)《17、18 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L'Orient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VII^e et XVIII^e siècle*)、艾田蒲(Etiemble)《中国之欧洲》(*Europe chinoise*)以及孟华《伏尔泰与中国》等等,无不属于这一领域的翘楚之作。诸多前辈学者筚路蓝缕,沉浸于典籍的同时亦不忽略边角材料,从法国出版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作品中发掘出大量关乎中国的文字,又加以细致周到的分类梳理,论述方法严谨,大多令人信服。各家著述相辅相成,彼此呼应,精到微妙,似乎足以细腻地呈现

中国在启蒙时代法国集体意识中的形象。

或许任何事情百密总有一疏。在大量研究对象之中,各种有关中国的戏剧作品虽然也曾得到过关注,但研究者们却明显用力不足。杜弗诺(Marie-Louise Dufrenoy)《叙事东方》(*Orient romanesque*)、马蒂诺《17、18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Tchao-Ts'ing Ting《1650—1750年法国人如何描写中国》以及艾田蒲《中国之欧洲》等专著虽然都提到了戏剧,却都以叙事文学为研究重心。杜弗诺曾经拟制一份涉及中国的法国出版物目录,与戏剧相关的条目仅仅占据十余行而已。晚近出版的论著中,法国学者巴约(Frédérique Balliot)对戏剧投注了更多的注意力;孟华教授《伏尔泰与中国》把《中国孤儿》纳入对伏尔泰的整体研究之中;韩国学者Young-Hai Park把《中国孤儿》作为相对孤立的个案进行研究;旅法学者陈艳霞的《华乐西传法兰西》则更偏重音乐领域……可以说,除了《中国孤儿》曾经成为学术焦点之外,18世纪戏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未获得另眼看待。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实有其内在道理: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术界普遍认为启蒙时代的主要成就并非戏剧,其价值远逊于古典主义戏剧,鲜见传世经典;其次,不少人认为,牵涉中国的戏剧作品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大多雷同重复,格调不高,不过鸡头鱼刺而已。Young-Hai Park曾在论文中提出,18世纪除《赵氏孤儿》之外,有关中国的戏剧作品多不值一晒。持相同观点的学者其实不在少数。

然而,随着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逐渐普及以及民间文化现象渐受重视,对于戏剧作品的价值判断方式无形间发生了根本改变。戏剧因其存在方式的多元性,与社会互动的直接性和即时性而逐渐获得学术界的青睐。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把戏剧纳入社会文化研究范畴,视之为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文化产物和历史资料。戏剧研究所涉及的多样化资料、全面的视角给研究者全方位审视某个地域、时代的文化状态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与社会学方法结合的文学批评,不再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样式作为单一的选择与评判标准,而是对戏剧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戏剧存在历史久远,初民戏剧性活动的出现甚至早于文字的诞生。它的存续素来不单单依靠文字形式,其实是一门涵盖了文学、音乐、绘画、舞蹈、服装、建筑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性学科。只有完成了从文字创作到舞台演出的过程,一部戏剧作品才可谓真正完成,而戏剧研究也免不了要把剧本创作、舞台演出与观众接受等诸多方面综合起来。在这样一种研究思路的启发之下,一些原本只属二三流甚至

未能入流的作品若汇聚在一处,梳理它们的创作实现过程与社会反应,聚集众多表面上微乎其微的史实,那么在目标明确的观察与分析之下,这些曾为历史忽视遗忘的剧作或许能够再现启蒙时代的某些文化现象,折射启蒙社会某些重要思想问题,揭示中国形象在法国社会集体想象中形成及变体。

不可否认的是,与其他文类不同,戏剧与现实的联系过于紧密,所涉及的领域过于广泛,也为研究者带来了一定的操作困难。作为形象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接受美学曾经提出,文学传播链条由作者、作品、读者组成,三个环节彼此相扣,相互作用,成为有机的整体。据此看来,对于18世纪中国题材法国戏剧的研究也可以构成一个内循环的三角结构,即法国剧作家—中国题材剧本—法国读者彼此间的影响作用。然而,正如上文所言,戏剧并不仅仅是文字读物,它的独特性在于,文字剧本只是作品的第一形式,剧场演出则是作品的第二形式。两种形式结合起来方才意味着作品的实现,某些时候第二种形式的重要性甚至会远甚于第一种。一旦牵涉到剧场,传统的三角形结构模式便不足以概括全部了。如果借用现代人的观点,把戏剧演出定义为:A在B前面表演C,那么戏剧研究中就出现了另一层面的三个基本要素:A.表演者、B.观剧者、C.角色。把这三个要素嵌入我们的研究之中,则法国演员(A)—法国观众(B)—中国角色(C)就构成了第二个重要的三角循环结构。倘若第一种结构与第二种结构相结合,综合考虑戏剧作品所涉及的各种复杂元素,那么一部戏剧作品的实现可以包括如下三个要素群:A.策划实现演出的主体人群,B.观剧人群,C.综合性文字、舞台效果。若细细数来,A组中包含了剧院管理者、剧团领导者、剧作家、演员等多重元素;B组包括社会阶层、身份、职业、性别、年龄各异的读者、观众(如贵族与平民、业余人士与专业剧评人、普通观众与戏仿剧作家等);C组除剧本、舞台角色、对白之外,还包括了舞美、音乐、灯光、舞台机械、剧场结构等内容。在这一结构中,A组正是中国形象的直接创作者,B组是中国形象的观看者、接受者,C组则是戏剧作品所呈现的中国的具象。在集体想象的研究中,观众的地位举足轻重,法国戏剧创作者与读者、观众的共谋关系促生了18世纪法国整体社会对于中国的整体想象。

如果说上述结构已经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那么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更加剧了观察研究的难度:譬如戏仿剧作家的身份就具有双重性,他们既属于观剧群体,也属于演出群体,其跨界状态显然会减少戏剧研究三角结

构的稳定性。戏剧研究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仿佛双刃剑：一方面开辟出了全新的研究空间，另一方面则面对资料搜集及整理造成了巨大挑战。对于18世纪研究而言，由于缺少现当代戏剧研究所能触及的音像资料，一切有关演出的考察都只有依赖有限的绘画和文字记载，这确是一个遗憾。幸而本书并非单纯的舞台研究，而是以戏剧的综合考察为平台，再现中国形象如何凭借启蒙时代的戏剧活动，在法国社会中发生、发展、变异、传播、接受的过程。其目的乃是追本溯源，探寻中国以何种面貌出现在早期法国民众的想象里，又如何借助戏剧阅读与演出，悄然无声地渗透、扎根于在集体无意识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个民族彼此观看的目光，成为随后几个世纪中国形象枝蔓成长的隐性根茎。故此，研究者回避了舞台装置、剧场建筑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基础层面研究，^①把考量对象划定在了与戏剧相关的艺术和社会范畴之内，包括舞台效果、美学探讨、演出目次、社会反馈等内容。虽然在资料考察方面存在着一些遗憾，仍然期待着超越既往18世纪法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平面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具有三维立体特点的形象重构。

在这一研究目的的主导下，戏剧终归被看作有关中国的集体想象的重要载体，而启蒙时代法国社会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才是本书的中心论题。形象在这里既包含中国人的相貌衣着、言谈举止等外在表层形象，也包含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形象，即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宗教风俗等方方面面的想象、评判。“形象”属于想象研究范畴。某些时候，它是“对缺席的、然而在异地确存在的事物的任意展现”，某些时候，它“展现的不是缺席事物，而是不存在的事物”。而当“形象”一次被用于再现领域时，“对一个外部观察者或对事后反思而言，再现的对象是缺席的或不存在的事物；而对主体而言……再现使人相信他们描写的客体是真实的”^②。毋庸置疑，我们所考察的戏剧形象具有相当程度的虚构性。对这些形象进行真实与虚拟成分的配比分析固然难以实现，却可以在承认其虚拟性的前提下，按图索骥，了解这些虚拟成分的来源，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法国社会认同为客观事实。18世纪法国戏剧中的中

^① 胡日蒙在《18世纪法国戏剧生活》中把戏剧研究分为三个层面，其中基础层面包括技术研究、剧场研究等。

^② 保尔·利科著，孟华译：《在话语和行动中的想象》，载《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43页。

国形象乃是法国社会从个人到群体所共同完成的集体想象。它如同透明的晶体,一面透视出中国人所关心的自我形象在他者文化中的构建,另一面则折射出法国文化在异域文化接受中所特有的心态。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研究不仅仅回应了中国人对自我在他者眼中形象的好奇,也有助于探索那个时代的法国社会内部普遍的精神需求。如果说对异国的找寻与接纳其实也是对自我缺失的填补与追寻,了解法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的生发过程,便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中国在法国民众集体潜意识中的地位。而 18 世纪法国影响力渗透整个欧洲大陆,形成了以法国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氛围。观赏法语演出,阅读法语文本,对于欧洲各国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来说都是平常事,因此 18 世纪法国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方式在欧洲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旦了解了法国民众集体潜意识中的中国,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欧洲民众对中国的认知过程。有鉴于此,即便在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法国戏剧也应该属于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

18 世纪的法国社会万象中,戏剧热和中国风是两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二者也成为整个研究的主要历史背景,构成了整个研究的关键性语境,故此在第一章中有较为详细的梳理,以期给后面的论述定下清晰的基调。随后的章节则按照戏剧类别差异而划分为悲剧、喜剧两大部分。这种区分方式虽然并不算理想,有落入简单化分类的嫌疑,但其实也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皆因彼时法国悲剧与喜剧在美学和社会地位上仍然存在巨大鸿沟,二者不仅在创作法则、主题、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相距甚远,在表演团体、场地、演出方式、观众、影响力等方面也有云泥之别。除此以外,悲剧与喜剧创作者们展现中国的视角、语言、技巧都大相径庭,与文化事件、社会舆论之间关系的紧密度亦有差距,往往在时间节奏上并不同步(这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于上述原因,将悲剧与喜剧分篇研究,或许更利于清晰呈现启蒙时代对中国之想象的多样性。需要提到的是,两个部分的内在论述都按照历史顺序进行,既体现了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现实对于中国形象的影响,也方便横向比较不同历史阶段悲剧与喜剧中国的异同,方便读者在二者之间建构起通道,在阅读中完成自己的比较。最后一部分或许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概念,着重发现与节日、宴会等社会场合相结合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这些活动其实已经初步具备了戏剧特征,表演者、角色和观众一样不缺。这些表演性活动往往能够摆脱剧本和剧场的限制,以游戏的方式出现,将演员与观众、现实与想象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某些时候对集体无意识的呈现更加自然贴切,对于参与者和观看者的影响作用也更加深刻,对于社会集体意识内中国形象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除了研究书目之外,书后还附有 18 世纪有关中国的法国戏剧作品名录(附录一)以及演出场次清单(附录二)。附录一的内容大多根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著名研究者布莱纳教授的编目^①逐条搜索得出。部分剧目是根据研究过程中搜获的某些记载整理而成,或是直接从图书馆馆藏编目中寻获。巴黎密特朗图书馆和阿瑟纳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 Arsenal)馆藏丰富,为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英年早逝的加拿大教授戴维·托特(David Trot)生前筹建的 18 世纪戏剧研究网站也提供了诸多珍贵信息。目前看来,附录一中的剧目单应该比较完整,囊括了绝大部分保存下来的中国主题剧作。至于涉及中国的各种戏剧类活动,笔者不敢妄称搜集完全,为数众多的私人宴会和节日的演出内容缺少史料记载,象皮影戏、傀儡戏或中式焰火等活动更难以寻觅踪迹……有时我们只能从某部作品或清单中看到片言只字的记载,却已经找不到任何详细资料。消失的未见得不及保存下来的作品重要,只不过出于种种偶然,它们已被历史的河水挟卷而去,或许再难窥其真貌了。

^① Clarence D. Brenner, *A Bibliographical List of Plays in the French Language 1700-1789*, Berkeley, California, 1947.